



让您迷醉的香艳小说
(香港)岑凯伦 著



爱念从生

珍藏本



爱念丛生

岑凯伦 著

(陕)新登字 015 号

责任编辑:王莹

封面设计:芳蕾

爱念丛生

(香港)岑凯伦 著

西安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市东药王洞 33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地区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5.5 字数:85 千字

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 1 日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

ISBN 7—80594—024—X/I·3

定价:4.20 元

内容提要

生活中有一种很乖巧的女人，世事洞达，老到圆通，能计得上上下下的人喜欢，林倚梅是也；世上也有一种抗拒做人，长居世外桃源的人，凌岱宇是也。两人皆是绝色女子，分别在于性情，更在于凌岱宇是一笔天文数字遗产的继承人，林倚梅则寄人篱下，她俩同样真挚、执着地爱着同一位不理世事的公子哥儿甄保玉。由是，在一栋豪华无比的别墅内，上演着一连串离奇的故事：甄保玉与凌岱宇订婚，遭黑手枪击，林倚梅奋不顾身搭救，负了重伤，甄保玉感其痴情，解除与凌关系，与林结为连理。没想在婚床上，林倚梅在梦呓中吐露那一幕全由自己导演……

自七岁开始，任乃意就做这个梦。

这并不是一个噩梦。

但它是一个持续的、缠绵的、怪异的梦。

乃意在梦中游荡到一间雪白的大厦，推开巍峨的大门，一进去便是间宽厅。

乃意发现有个柔和的声音唤她进屋，并非误闯。

开头的时候，就那么多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那重覆梦境中的细节渐渐显露。

乃意曾多次对母亲说：“妈妈，妈妈，我做梦到一座白色的大屋去游玩。”

任太太只笑答：“呵，做梦了。”没有太多关注。

白色厅堂的天花板非常非常高，乃意要到十四岁那年，才看清楚墙上系着的两幅图画原来是一副对联。

室内光线恰恰好，柔和舒适，乃意把对联念出来：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，对联当中打横写着太虚幻境四个字。

小乃意正念英文中学，填鸭教育派下来的课本之一是乔哀斯的悠里昔斯，读得一头雾水，不得要领，正怀恨在心，蓦然见此对联，统共忘却身在梦中，便咒骂曰：“意识流、无厘头。”

随即提高声音：“有没有人，谁找我？”

没有人回答。

乃意仍然不觉害怕，因厅内气氛祥和，不似有人要伤害她，多年都梦见这间大厦，再熟悉没有，乃意不止一次想，这真是温习功课的好地方。

十五岁了。

客堂左侧忽然有一扇门打开。

乃意向自己点点头，哦，她调皮地说：“新景象新境界。”毫无恐惧地进门去。

房间比较小一点，天花板上似有一只天窗，乳白色光柱温柔地射下，乃意伸一个懒腰，舒适无比，只见门上也横书四个大字，写着孽海情天，又有一副对联大书云：厚地高天叹古今情不尽，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。

读后乃意掩嘴骇笑，老土老土，简直是母亲辈常读言情小说之调，不可思议，装修这样时髦先进的屋子里，竟挂着如此过时玩意儿，莫非是屋主故意要做成一种对比：新同旧、黑与白、光和影。

乃意站偏厅中好些时候，梦境越来越详尽，越来越精采了。

乃意仍然不知身在何处。

乃意记得很清楚，那是春节假期，她日日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大吃大喝，完了又无耻地跳进被窝寻其好梦，一连数日，饱肚睡觉，梦特别多。

一丝不乱，只不过这一次，有人叫她。

“乃意，你来了。”

口气像是老朋友招呼许久不见的她，亲若且充满怀念。

乃意受到感应，忍不住回头说：“你是谁？”

转得身来，才发觉应该问你们是谁：乃意面前站着两位稍微比她大一点的白衣女郎，容貌秀美，和蔼可亲。

好了好了，现在终于有人可以告诉她，这是什么地方了。

乃意哪里会虚伪客套，马上问：“我在哪里？”

脸蛋尖一点的女郎笑说：“让我们来介绍自己，我叫美。”

面孔圆一点的那个接着说：“我叫慧。”

乃意怔在那里，这算什么名字，两人穿着一式象牙白衣裳，裁剪料子都一流，像是哪里间大机构高贵的制服，怎么会有这样俗套的名字。

乃意脱口而出：“是一种艺名吗？”

美有点无奈，“不，是真名字。”

“你俩是学孪生儿？”乃意好奇心无止境。

美同慧说：“这分工作越来越艰难，时代进步，再下去会受嘲弄。”

只听得慧说：“乃意不是这样的人。”

乃意不住发问：“贵姓？你们工作性质如何？隶属哪间公司？我们有否见过面？对，这倒应是什么地方？我自七岁起便来这幢大厦逛，每个女孩遭遇都如此，抑或偏偏选中我？”

美与慧面面相觑。

乃意建议：“有无舒服大张的沙发坐下来给我一杯果汁慢慢对谈？”

美苦笑呻吟，“你看，我们统共不合时宜，恐怕要受淘汰。”

慧比较乐观，“让我慢慢同乃意解释。”

乃意笑着看住她俩，“请。”

美与慧两人正要开口，乃意耳畔忽喇喇一声，惊破好梦。

是乃意十一岁的小弟乃忠进来偷糖吃打翻高凳摔个狗吃

屎正挣扎起身。

乃意掀开被褥瞪着弟弟：“任乃忠，我恨你，我一辈子都恨你。”她举起脚去踢他，乃忠比她快，乃意腿肚先挨了两拳。

正撕打，任太太进房来苦苦哀求：“大小姐，人家女孩子长到你这个岁数，已经温柔懂事，你是怎么搞的，还日日打架生事。”

乃意记得她情绪顿时低落。

任太太说：“听电话，区维真找你。”

乃意装一个吃不消要作呕的鬼脸，“我不要听，我功课完全没问题才不用向他借笔记。”

“乃意，不准净挂住利用人，维真是个好孩子。”

“噢，一脸的疱，千度近视，升中至今未长高过半公分，才到我耳朵，噫！”

“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。”

“妈妈，请说我不在家。”

那乃忠已经取起话筒，对姐姐的男同学说：“乃意不要听你的电话，她说你是丑八怪，才不用你帮她做功课。”

日后乃意与弟弟相敬如宾，感情上距离如隔参商，每逢想到儿时活剧，都无限唏嘘。

当下乃意关心的是她的梦。

她努力再睡，已经失去美与慧的踪迹。

乃意只得把那副对联抄在手册上，结果还闹了场风波。

被妒忌多事的同学交到老师处，硬派任乃意乱写情书给男学生。

事情正欲闹大，区维真自告奋勇去见老师。

他当着乃意的脸说：“这两句话节录自古典名著学校指定

课外读本之一红楼梦，不信，请老师看第五回。”

那年轻的女教师涨红脸说：“有此事必然查清楚决不冤枉任乃意。”她根本没有看过红楼梦。

如此这般那愣小子居然开脱了任乃意。

乃意看着小区脸上永远治不好的疱疹，“多谢你为我撒谎。”

小子愕然，“我说的全是真话，乃意，我真没想到你熟读红楼梦。”

“我？”轮到乃意好生意外，“我，当然，你别以为只得你一个人中文程度高。”她吹牛，她从不看中文书。

小区谦曰：“有空互相切磋。”

乃意不愿与他多说，少女眼中看不到一七五公分以下的男生，匆匆向小区告别而去。

十六岁生日那晚，乃意复梦见美与慧。

乃意像见到老朋友一样，“你们到什么地方去了，好久不见。”

“我们忙着处理别的个案。”她俩笑。

乃意疑心，“我可是你们其中一案？”

“正是。”两人同声一致答道。

乃意奇问：“有甚么好处理的？”

美与慧忍不住说：“你还不知道？我们掌握的，是你未来的感情生活。”

乃意一怔，仰起头，看着那道令人心旷神怡的光柱，美与慧还以为她明白了，正要说声孺子可教也，谁知乃意接着问：“我可不明白，我未来的感情生活，与你们有甚么相干？”

美与慧为之气结，没想到这女孩口齿虽然伶俐，其笨如

牛。

美说：“当然关我们事，你知道我们是谁？”

“所以我一直问呀，你们倒底是谁？”

这个时候，美与慧同时收敛了笑容，“我们是痴情司。”

乃意仍然以那种不置信的目光看住美与慧。

她是一个调皮的少女，每当弟弟对她说“姐姐以后我会对你好，”的时候，她便用这种“我做错了甚么导致你以为我低能”的目光看住他。

现在又用上了。

过半晌乃意说：“我从来没有听过有痴情司这回事，我只知有布政司按察司社会福利司礼宾司与保安司。”

谁知美答：“你说得很正确，司：‘指掌管，我们司人间之风情月债，掌人间之女怨男痴。’”

乃意睁大双眼，“你说甚么，你讲文言文？”

慧摇摇头，“将来你会明白。”

乃意低声嚷：“我倒底在甚么地方？”

慧轻轻答她：“你在离恨天上，灌愁海中，放春山，遣香洞的太虚幻境。”

乃意服贴了，“NOKIDDING！”

美啼笑皆非看着同伴说：“她不相信我们。”

乃意有点不大好意思，“看，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平凡少女，感情生活相信亦十分简单，我只不过希望在二十七、八岁芳华全盛之时，名成利就之后，嫁一个英俊富有温柔有学养有事业十全十美的好男人而已，要求不算高，不会有妨数；你们大可以把我这个案取消，专为他人棘手之命运努力，嗯？”

慧在这个时候不得不承认：“美，你说得对，她不相信我

们。”

乃意赔笑道：“我想告辞了。”

“没想到谜底揭穿，无聊若此。

“且留步。”

乃意忽然一点也不留恋这间白色大厦了，“我真的要走，这样睡下去不是办法，我还要赶功课。”

美与慧很温柔地看着她，“乃意，你性格奇突，你对未来丝毫没有兴趣？”

乃意笑笑，“命运由自己双手掌握。”

“好！说得好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的命运不容人干预。”

美与慧相视而笑。

乃意平和说：“我真的喜欢你们，来日方长，有空再见。”

美与慧笑道：“改天再见。”

醒来，乃意觉得强光刺目，原来红日炎炎，太阳一早已经升起，顿时把梦中情节忘记一半。

只听得客厅中似有人声，乃意披上外衣，前去张望。

只听得有人说：“你考虑考虑，并非不可行。”

接着是母亲的声音：“才十一岁呢。”

原先那人笑，“不然几岁去，三十岁？”

任太太沉吟。

谁？好神秘，差不多同乃意那持续的梦境一般诡秘。

家中只有一个十一岁的成员，除去任乃忠没有他人。

“我要想一想。”任太太说。

“那当然，一个月内你随时通知我。”

乃意忍不住出去看个究竟。

一个同母亲差不多年纪相貌的女子转过头来，她有一双极其精明的眼睛，上下打量乃意一会儿，笑着说：“是大小姐吧，好睡好睡，周末不用上课？”

乃意抬头看客堂间挂着的钟，发觉已是下午一时多。

任太太笑着叫乃意：“可记得阿姨？”

呵对，是母亲小一岁的妹妹，长年住在外国，许久不回来，人一到必有精致礼物跟着来。

是以乃意叫得非常响亮，“阿姨。”

阿姨笑道：“我有事先走。”

任太太送妹子出去，站在门口又说一会子话才回转。

“什么事，”乃意追上去问：“是否关于乃忠？”

任太太取过一盒包装精美的礼物递给乃意，“你的。”

乃意连忙拆开，是只水晶小盒子，连忙拥在怀中。

任先生在旁看到，“专送这些不切实际之物，不能吃也不能穿。”

乃意十分不以为然，她情愿穿破些吃粗些也要拥用一两件精彩的小玩意。

当下只听得母亲问父亲：“你说如何？”

“我无异议。”

“要问问乃忠。”

乃意忍无可忍，“乃忠是小孩，他懂什么，为什么不同我商量？”

任太太很温和地说：“乃意此事与你无关。”

这真是侮辱。

“我是家中一分子，家中每事我必有分。”

任太太笑起来，“这话是你说的，我不妨同你击掌为盟，

成年后不得扮作没事人。”

“同乃意说吧。”任先生终于同意。

“你阿姨想帮我们支付乃忠的教育费，先把他接到伦敦念私立中学，然后在美国进大学。”

乃意一愣，“为什么没选中我？”明年就要毕业，正为前途担心。

任太太沉默一会儿，“我们不知道。”

“你们没有推荐我？乃意追问。

“你阿姨自有主张。”

乃意知道母亲娘家姓盛，盛女士们很有一点固执，决定的事就是事实。

乃意怨道：“重男轻女。”

任先生说：“也许为着证明她不愁寂寞，此举全属见义勇为，不然挑选乃意，也可以作伴。”

乃意气馁，一定是睡过头了，才错失良机。

任先生搔搔头皮，“实不相瞒，毫不讳言，凭我小小公务员之力，一子一女甭想留学。”

任太太笑笑，“人才并非全属留学留回来的。”

这完题外话，留学多么好玩，谁会真的企望在那数年之内学得做人上人之秘诀，当然是净享受耍乐，当下乃意微弱地抗议：“我也要去。”

任先生甚有歉意，无奈地看妻子一眼，沉默。

乃意专等乃忠回来，出言恫吓：“爸妈不要你了，已将你卖给阿姨，将来改姓盛，你的子孙也只好姓盛，任家与你从此没有瓜葛。”

乃忠却似忽然长大，看姐姐一眼，淡然说：“阿姨与我说

明白，她没有任何附带条件，我是自由身。”

乃意为之气结，如此好运，竟叫这可恶小子拣了去。

母亲不该生两个，只生任乃意一个，什么事都没有。

但小小乃忠忽然抓住姐姐的手诚恳地说：“乃意我知道你从来不曾爱过我。”

乃意速速别转面孔，“谁说的。”

“我这次到英国先要寄宿五年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 幸运的家伙。

“阿姨说一年只可回家一次。”

乃意硬着心肠，“又怎么样。”

“我会想家。” 乃忠低下头。

乃意不耐烦起来，“放点志气出来，有空多参与课外活动，切莫动辄找长途电话打回来哭诉，有什么事，能解决的自己解决，不能解决的也要自己解决，英童若欺侮你，马上打回他，打不过，召警协助，报告校长，闹得天下尽知，人就怕你，最忌忍声吞气。” 乃意的声音渐低，“走得那么远，我们不能来看你，阿姨又住三藩市，靠自己的了。”

乃忠忽然伏在桌上饮泣。

乃意叹一口气，“男子汉大丈夫，流血不流泪。”

还是小孩子哪，由此可知，有机会接受造就，可能要加倍吃苦。

乃忠哽咽道：“一直只听你说盼望妈妈没有生过弟弟，现在被你如愿以偿。”

“那是因为你顽劣无比。” 乃意自辩。

乃忠提高声线：“也没有其他人的姐姐专受打架。” 彼时他还没有转声音，像个女高音，乃意被他惹得笑出来。

过一会儿乃意说：“这是你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阿姨要在你身上花许多心血金钱，我就没有这样幸福，日后中学出来，至多跟父亲榜样，一生做小小公务员，将来你若成才，当上美籍华裔科学家之类，可别忘记父母。”

“你呢，”乃忠抬起小小面孔，“我可否忘记你？”

乃意看弟弟一眼，慷慨地说：“无所谓，我不关心。”

心里却想，小子，将来你若成为贝聿铭第二，在罗浮宫外盖玻璃金字塔而不以姐姐命名，就有得你好看的。

小家伙收拾一只箱子就预备上路。

自他出世之后，就夺得所有注意，有时乃意说恨他是真实的感觉，但他这一走，家里势必空荡荡，乃意心中又不是滋味。

乃忠轻轻同姐姐说：“暑假我会回来。”

阿姨来看过乃忠的衣服，笑说统不合用，干脆全部到外国去置也罢。

乃意有点不以为然，乃忠本来穿这些衣物长大，环顾父母，却发觉他们丝微不介意，任由阿姨摆布，可见人穷志短这句话正确无误。

在父母心中，仿佛已看到乃忠美好将来，气昂昂头戴簪缨，光灿灿胸系金印，威赫赫爵位高登，目前一点点牺牲不足为道。

乃意酸溜溜想，弟弟压力非同小可。

之后，她就同他生分了。

乃忠同阿姨陪同离开了家。

飞机场话别，阿姨穿长大衣戴手套，十分潇洒，一只手按乃忠肩上，乃意看到小乃忠抬起头，感激而诚服地看着阿

姨。

自然，她是他的恩人，小小孩童也懂得其中道理。

归家途中父亲安慰母亲：“别担心会失去乃忠，有能力人家都如此把孩子送出去受教育，外国那套大大不同。”

任太太不出声，乃意亦维持缄默。

晚上乃意在小小卧室中温习功课，正埋头苦读，忽尔听见背后悉悉率率，很自然地抬起头说：“乃忠你活脱是只小耗子”，猛地想起乃忠此刻正在飞机舱中也许在印度洋上空，不禁黯然掷笔。

原来还想把此刻在读的课本留予他，做笔记时特别小心，把重要句子用红笔再三划上底线，现在全部派不上用场。

乃意伏在书桌上失神。

此际她又听到身后有响声，不由她不转过身子来。

房间才豆腐干那么一丁点大，一调头乃意便看见她那张小小床沿上坐着两个人。

是她的老朋友美与慧。

乃意哎呀一声站起来。

美连忙用一只手指遮住嘴唇，“嘘。嘘。”

乃意瞪着这一对白衣女郎，“你俩怎么跑到我家里来了，你们是我梦境的一部分，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出现。”

慧笑一笑，圆圆脸蛋显得特别甜美，欲言还休，似嫌乃意资质拙劣，说了也不会明白。

“请解释。”

美笑问：“为何要求答案？”

乃意顿足，“不要打哑谜好不好，你们是如何自太虚幻境里跑出来的，快说。”

美答：“乃意，你一定在功课中读过，人所看到的景象，可分两种。”

这是测验什么，心理，还是生理？

“第一种讯息由视网膜将景象传给脑神经所得。”

乃意说：“是，正确。”

“第二种讯息先在脑海形成，然后传授给眼睛神经。”

乃意一听，不以为然，“且慢且慢，等一分钟，我可没有神经病，我的脑袋才不会任意构造不存在画面。”

美安抚道：“乃意，其实你只要信任我们即可。”

乃意摊摊手，“不是我天性多疑，但盲目相信非实用科学可以解释的现象诚属危险。”

美与慧倒底年轻，沉不住气，：“那么，科学可能解释一朵玫瑰？”

“叶绿素功能，”乃意理直气壮，“阳光空气水分与泥土中养料给予玫瑰生命。”

慧莞尔，“那么，请问美艳娇嫩的花瓣如何形成，那芬芳迷人香气又从何而来。”

乃意瞠目结舌。

“解释解释。”美与慧相视而笑。

乃意正搔头皮，听得母亲在门外道：“乃意你同谁说话，晚了明朝还要上课。”

乃意扬声答：“我读功课罢了，耽会就上床。”

一受打扰，转眼美与慧已经离去。

乃意觉得肩膀上有人推，睁开眼来，发觉母亲正站她面前，她则伏在书桌上睡着了。

乃意茫然抬起头，原来是南柯一梦。